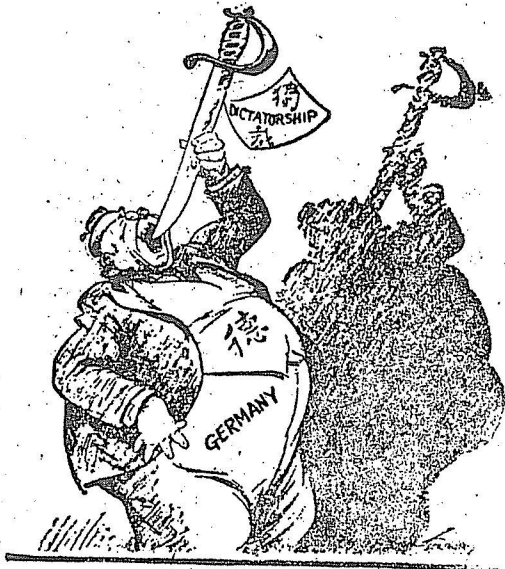


(左) 德國所服的藥——獨裁制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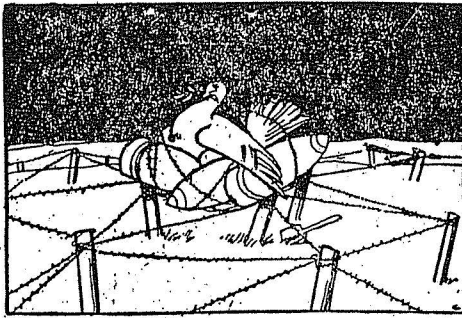


(上) 退軍人說：戰爭一生，好一處，我們從前的職業。

(中左) 瓶塞又脫去了！  
老漁夫——你若再要放肆，那我只好把你裝入瓶裏，送你到老地方去。  
惡魔——說得這麼乾脆！

(左) 向和平姑娘求愛的只有一位納稅人先生。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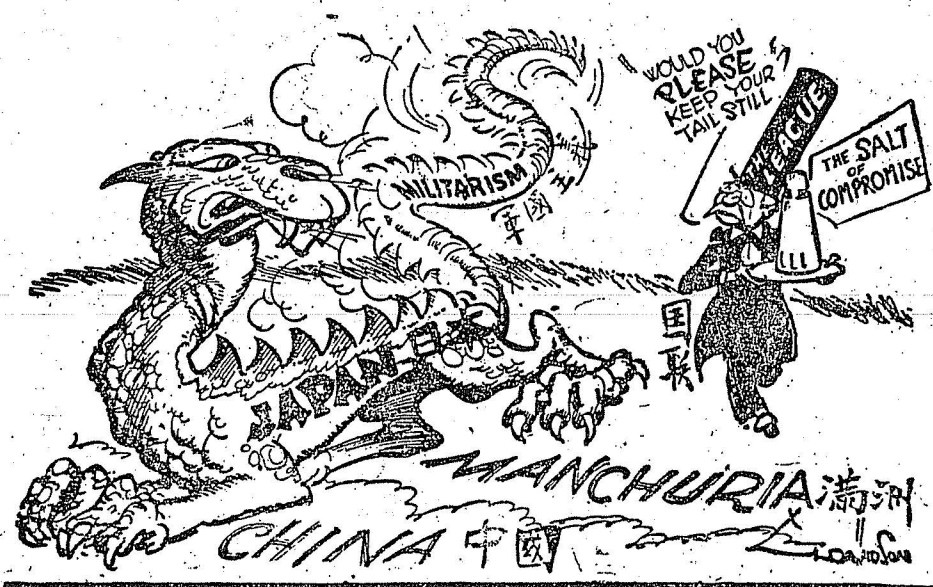


(中右)後起的日本與西洋學生——我不要你再教，你所能教的我全都會了。教師——沒有，孩子，着實還沒有完全哩。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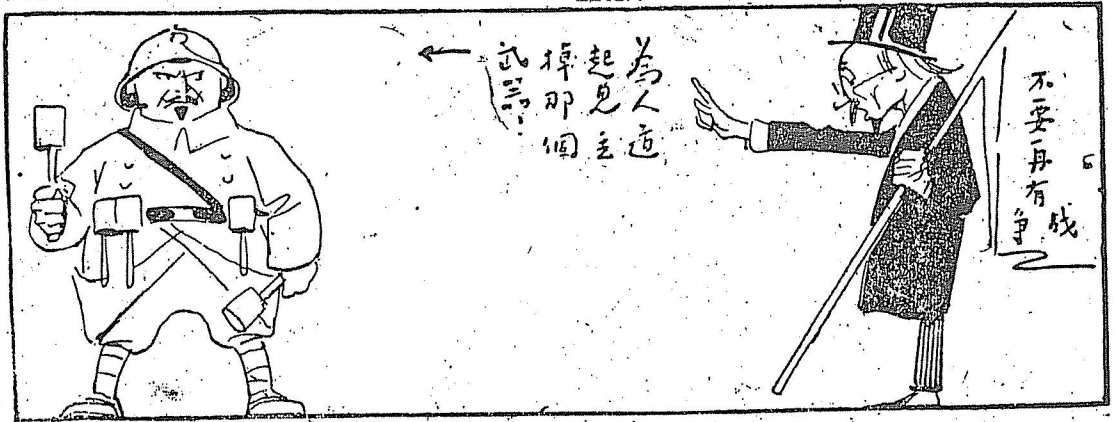
(上左)日內瓦鴿子：『他們希望我在這樣的一個窠裏孵得出和平嗎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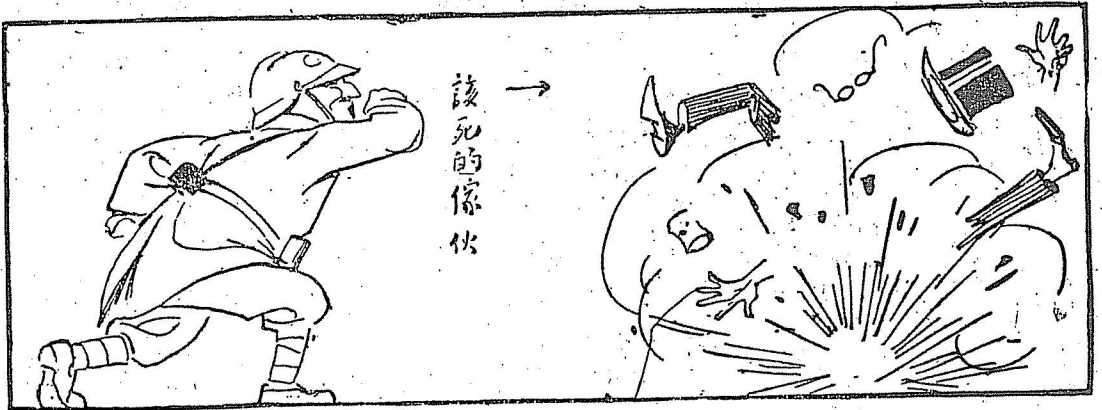
(中左)美國啤酒解禁，啤酒稅繁興；『誰在那兒打門？』

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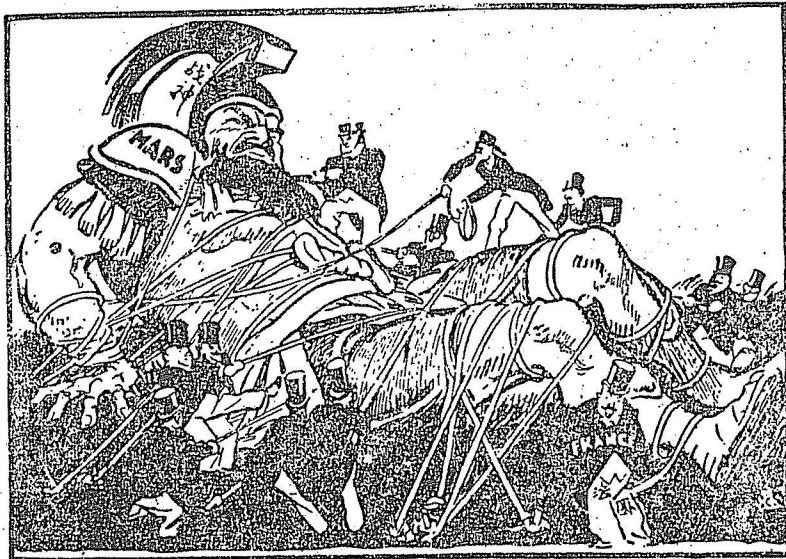
(下左)國聯想用和解手段制服日本這條野龍，說：『請你把尾巴靜一靜好嗎？』



和平主義者的苦口婆心 (一)



武裝主義者的家常便飯 (二)



(下) 德國向軍縮會議提出要求軍備平等案，深為法國所嫉視，反對甚力，目為戰神的復起。各國的對德敷衍，亦為法國所不滿，冷笑道：「他們能夠縛得住他嗎？」